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五

東漢四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五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東漢四

董宣 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官江夏太守坐免復徵爲洛陽令年七十四卒官

箠殺何如自殺優殿楹猛擊血交流直令天子嘉彊項
肯對湖陽俯叩頭吏尚嚴明原類酷人能廉潔已難儔
洛中寂不鳴桴鼓卧虎聲威政績留

箠殺 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廉潔

先是宣以事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其後為洛陽令五年卒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政績

宣入酷吏傳乃范史過當處

郭　伋 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光武時歷官中山漁陽潁川太守調并州牧以老病去官復徵爲太中大夫卒年八十六

寵承天語勉賢良追捕毋徒一士當綏衆牧留宜北土用人廷諫盡南陽潤滋九里河魚樂喜溢重來竹馬忙循吏蒸蒸東漢盛弦歌又聽薦祠堂

一士 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闕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南陽 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竹馬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

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

弦歌

王渙字稚子由侍御史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神筭和帝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厚賻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見循吏傳

任延

字長孫宛人初事更始為會稽都尉光武及明帝時歷官九眞武威潁川河內太守卒於官年六十三

聖童十二噪儒林。十九年時治績欽良守化吏原勝錫
小民生子半名任府門疊見高人禮閭巷親緣孝者臨
善事上官臣不敢敢違明詔是忠忱

聖童 任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十九 延拜會稽

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而事自治

勝錫

延爲九眞太守多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名任

延始至九眞憤騷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後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高人

先是延到會稽時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又吳有龍邱萇隱居太未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延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塋於道積一歲蕢乃乘輂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孝者

延在會稽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忠忱

延後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張　堪字君遊南陽人光武時歷官蜀郡太守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卒帝深惜之下詔褒美賜帛百匹

美玉光騰不可韜讓財梗概已雄豪庫羅珍異無私取
囊簏蕭條有潔操麥隴兩岐民樂利稻田千頃郡恩膏
奇童厲行原難及何愧西川擁節旄

讓財　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

庫羅　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囊簏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稻田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
已帝聞頁久歎息稻田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
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井丹 字大春郿人光武時隱士以壽終

笙簧六籍演紛綸名動京師數大春別有清高驚貴戚故須甘旨宴嘉賓入車勸駕譏乘輦王第求錢笑計緡山上雲歸應表異羨君樂道志安貧

紛綸 丹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清高 性清高未嘗修
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
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詭說五王
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
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

甘旨故來相過何其陰就令左右進輦丹笑曰
薄乎更置盛饌乃食乘輦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
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乃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
事以終老按帝王世紀曰桀以人駕車故丹誚之雲
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歸其下賢人隱見京房易飛候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光武時為
侍御史遷南陽太守卒官

杜母名同召父彰政聲前後繼南陽比閭手戢將軍暴
勳閥心傾侍御員覓藻中興騰士氣虎符上請肅戎行
水排農器留遺法苑洛焉能舊澤忘

杜母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
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
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
室殷足時人比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

父後有杜母

將軍 始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放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劾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侍御 詩由侍御史遷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欲求降避功臣乃上疏辭帝惜其能不許

晁藻 將帥和睦士卒晁藻皆疏中語

虎符 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請之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光武時累官大司空封武陽侯徙封父城侯又徙新息侯明帝初坐死

盡將吏事責三公牧守紛紛代易中兩疏直言因日蝕

一朝峻政革雷同性多矜急朋情薄必好侵陵物議叢

彭寵書遺眞快論笑誇白豕喻遼東

日蝕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蝕之異浮上疏諫帝從其議自是牧守代易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爭之又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見循吏傳

矜急

浮性矜急自多始與漁陽太守彭寵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狠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

侵陵

建武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光武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

彭寵

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寵字伯通皆書中語

祭　彤　字次孫潁川潁陽人遵從弟光武初爲黃門侍郎遷偃師長拜遼東太守明帝永平十二年徵爲太僕十六年卒

鮮卑歸義又烏桓威震遼東德政寬臥鼓稀鳴亭吏簡請符內屬徼人安講堂帝指先賢室祠廟民思大將壇能息狼烟三十載少敦志節世尤難

歸義　鮮卑寇遼東彤迎擊大敗之窮追出塞自是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彤以鮮卑匈奴烏桓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

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卧鼓

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後仁豈不信哉本范史論

先賢

徵爲太僕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形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行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祠廟

烏桓鮮卑追思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志節

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尙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荀恁 字君大太原廣武人隱居不仕

重開東閣聚儒珍執法疑非秉德倫禮○厚○賢○王○原○作○答○

節高天子不能臣再三寇難羣蠻請千萬家資九族均

朱邸月餘懷寶退始終山澤老閒身

東閣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日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日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寇難初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家資恁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

章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病免明帝時官魏郡太守肅宗時徵爲左中郎將累官大鴻臚和帝永元元年卒厚加賻贈

將相門閭飭行勤儒宗好學最多聞數陳政術歸寬厚

務簡賢材解糾紛欲得忠臣須孝子請褒後嗣爲先勳

禮儀風俗請三輔西扈鑾輿眷孔殷

將相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以哀帝時爲大司馬章帝章和二年嘗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儒宗**少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寬厚**章帝初復以病免徵爲左中郎長樂衞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賞賜儕於親戚**賢材**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罷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當暑而寒殆以刑罰急刻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以爲尚書思絳侯木訥之功監嗇夫捷給之對**忠臣**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下公卿朝臣議彪奏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必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磨之故也帝深納之**先勳**章帝

西巡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
俗彪因建言西幸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
先勳紀其子孫帝行至長安乃詔求蕭何霍乃
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眷殷厚
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
平陵上家還拜大鴻臚

郭丹 字少卿南陽穰人建武中辟舉高第再遷
并州牧明帝時歷官司徒後免官卒於家

十年
七八

不策朱輪不出關果當一紀使車還忠能念舊朝恩篤
德在推賢野性閒慈母鬻衣鱗鳥哺名卿接席並鵷班
三公歷歷家清白後嗣猶蒙帝澤頒

朱輪 始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按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

朱班輪四幅赤衡輗

一紀 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念舊 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遂潛逃去徽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推賢 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日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令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

鬻衣 初丹七歲而孤小必孝順後毋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産業

名卿 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後嗣 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令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邱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財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伏恭 字叔齊瑯琊東武人湛兄子建武初除劇令累官常山太守明帝時由太僕拜司空

以病乞歸給千石俸章帝時

卒年九十八賜葬顯節陵

觀。聽。圜。橋。億。萬。人。崇階超拜禮儒臣。經。傳。一。脈。承。弓。冶。

綍。下。三。雍。豔。縉。紳。問業北州多國器服官東郡亦家珍

由來事母稱純謹忠孝無虧大耋身

圜橋 明帝臨雍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超拜 永平四年帝再臨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弓冶 伏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少傳黯學以任爲郎

北州 初爲劇令十三載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

東郡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事母 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光武及明帝時歷官會稽太守遷蜀郡太守章帝立擢司空以老病乞罷卒年八十餘

馬竇戚家權燄盛。駟劉酷令世風憂。人方貢禹攄忠諫。詔讀長安識遠猷。坐法遯民紛守闕。選賢蜀掾抑爭賕。婦翁篣謗妻無父。大笑翻承帝眷優。

馬竇 倫為司空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損抑其權上疏切諫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復上疏論之

駟劉 倫又疏曰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姦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貢禹 倫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

長安 先是倫為長安主簿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遯民 始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後坐

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選賢

嘗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婦翁

初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日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明帝時歷官至尚書僕射後出爲魯相視事五年卒官

珠璣不拜歎言清忍渴迴車避惡名夫子甕開東魯相

尚書冠免北宮營囚因掾縱期還至獄爲親哀論使生

災異更明苛政召陰陽德勝氣和平

珠璣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之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淸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東魯

初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北宮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時爲尚書僕射詣闕免冠上疏極諫帝策詔報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遂應時澍雨焉

還

至

初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徒

生嘗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日罪在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和平

意爲尙書時會連有變異復上疏以爲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又言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今宜順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陰后所生明帝時爲驃騎將軍

議修禮樂中興時南北郊陳冕服儀京雒欲還三代化都邪不建二陵基帝稱樂善言眞大臣請歸藩職苦辭謙退一生東海似棣華翹秀漢宗枝

禮樂

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

制度及光武廟
登歌八佾舞數

二陵

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
聞之遽上疏諫曰聞當爲二陵
起立郭邑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
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

樂善

帝
手
詔賜蒼云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
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歸藩

蒼在
朝數
載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

桓榮

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光武時歷官太子少
傳遷太常明帝拜爲五更封關內侯卒年

八十
餘

養老臨雍拜五更執經幸府似門生耆臣授學承恩禮
天子尊師屬聖明營葬難忘事朱普同饑豈忍笑元卿
如何致主由儒術稽古誇陳印綬榮

幸府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

授學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

朱普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貧土成墳

元卿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嗟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印綬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三府並辟不應州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後為廬江太守卒官

屣履垂纓元伯夢素車白馬巨卿來生交殷那皆能盡

死友張陳兩見哀醞酒升堂堅信誓遺書埋戶慕風裁
荆州刺史廬江守不獨威名吏治該

元伯 式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久之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巨卿**將至喪所入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其毋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殷郅**始元伯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張陳**卽指張元伯陳平子又一爲張耳陳餘一爲張竦陳遵前書曰陳遵字孟公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醞酒**先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嘗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

日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遺書

式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洞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威名

式遷荊州刺史後爲廬江太守有威名

宋均

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歷官九江太守明帝即位累還司隸校尉出爲河內太守以疾乞免卒於家

武陵制矯竟降蠻詣闕民求太守還千里飛蝗皆避界

九江猛虎不歸山小巫焚衆懲淫祀疑事全郎駭列班
欲拜司徒流溺謝兩驂扶去臥柴關

降蠻

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歿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乃與諸將議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詣闕

初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教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

九江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淫祀

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疑事

徵拜尚書令每有駮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貰郎

司徒

司徒欽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其子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明帝時歷官臨淮太守坐法免章帝即位召為尚書僕射累拜騎

都尉和帝初卒年八十餘

侍朝前奪府卿璧逢劫苦爭諸母衣知已言銘生死信
詔郎恩遠起居稀如風疾惡情同峻此日均輸議獨違
威望南陽彊直遂更從遺愛想清徽

府卿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為掾屬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璧授暉暉顧召令史奉蒼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

逢劫

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迴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

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毋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納刀遂捨之而去

知己

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詔郎

暉以尚書張林均輸法不可行事已寢後有附者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暉因稱病篤不肯復詈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

爲尚書令

如風 後有朱震字伯厚亦彈劾不避權貴諺日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彊直 嘗遷臨淮太守睡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日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陸續 字智初會稽吳人明帝時爲別駕從事後爲郡門下掾以老病卒

斷葱以寸肉皆方對食驚看泣數行消息無人通意氣
調和有母識羹湯功曹考不殊門掾越守寃終辨楚王
六百餘民胸了了都亭小試亦非常

斷葱 續在獄其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日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

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饌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尹興等事還鄉里

門掾

初續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錄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越守

尹興為會稽太守會稽越地

六百

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賑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其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

馬嚴

字威卿援從子明帝時徵拜侍御史中丞章帝時遷五官中郎將出為陳留太守改太中大夫遷將作大匠坐事免和帝時卒年八十二

明珠薏苡本無瑕萬里還書論到家刻鵠方壓兒子勗
濯龍不涉帝姻奢剛方納牖成孤立鎭靜聞聲息衆譁
諸竇專權黃耇廢教人重恨惡孝葭

濯龍　明德馬皇后援少女其從兄嚴上書進之掖庭者　後立爲后嘗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忌無憂國之　嚴爲大守當之職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　剛方　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　鎭靜　嚴蒞陳留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

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諸竇既爲竇氏所忌以將作大匠免官遂不復在位及章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

吳良

字大儀齊國臨淄人明帝時由郡吏拜議郎左轉卽卯長遷司徒長史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官

雞鳴犬吠穀豐穰欺詔奚堪妄受觴推轂三薰何舉信
彈冠一擢帝因王法嚴外戚懲驕橫典據中朝振紀綱
鬢髮皓然儀表肅鯁魚賜早識剛方

欺詔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受觴東觀

記云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罹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令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嬾自無絝豈爲不家給人足耶大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饑魚百枚

推轂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甚相敬愛因上疏特薦焉

舉信

明帝以東平王疏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樂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令以良爲議郎

外戚

帝車駕近出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匡執法守正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邱長

典據

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

承宮

字少子瑯琊姑幕人明帝時徵詣公車拜博士遷左中郎將進侍中祭酒章帝初卒

賜錢三十萬

聽講廬前業遂成蒙陰禾黍不關情薪田無損詩書氣

蔥嶺猶傳諫諍名豈必威容輸魏應還聞論議過周榮

鹿皮仍棄原純篤何愧經師弟子聲

聽講 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教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禾黍遭天下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後爲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皆不應

諫諍 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

魏應 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有威容者帝乃以周榮榮字平孫肅宗時舉明經辟
大鴻臚魏應代之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
器之官至鹿皮續漢記云初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
尚書令持歸內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
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
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王喬河東人明帝時為
葉令後云仙去

心。存。濟。世。郎。神。仙。雙。鳥。風。高。作。令。年。纔看鳧飛金闕上
又驚牛汗玉棺前廟祈屢應仁施澤民犯陰懲衆省愆
為想吹笙王子晉。再乘白鶴駐山巔。

雙鳥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
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
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
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雙鳥牛汗其後天忽下玉
棺於堂前吏人

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便蓋覆之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
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廟祈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
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白鶴或云喬即古仙人王子喬俱見范史方術傳
按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嘗乘白鶴駐
山巔望之不得到

江革 字次翁臨淄人章帝時歷官五官中郎將拜諫議大夫乞歸

天下競名江巨孝只因事母重鄉鄰行傭膳潔流離日
化賊身全險阻晨羊酒賜加榮長史虎賁扶拜異羣臣
立朝不見公侯報諫議清標早絕倫

巨孝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
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

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
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
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
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
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　元和中
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羊酒天子思
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
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
未嘗不及革縣以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
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
之稱行虎賁先是太尉牟融舉革賢良方正再遷司
於天下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
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見恒目禮焉　京
時有疾不會輒遣大官送醪膳恩禮有殊立朝師
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清標後上書乞骸骨
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　轉拜諫議大夫
賜告歸因
謝病稱篤

鄭　均　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章帝時公車特徵再遷尚書以病致仕和帝時卒於家

討傭錢帛歲餘歸諫沮兄知穢行非悃竭忠貞言進數
誼敦孤寡世間稀帝詢元老心丹闕人慕尚書指白衣
東海高風毛義並東脩恭儉被恩暉

錢帛 均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忠貞** 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 **孤寡** 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丹闕**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帛 **白衣** 均致仕後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毛義**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

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醇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廉范

字叔度京兆杜陵人明帝時歷官雲中武威武都太守章帝初遷蜀郡太守坐法免

歸

將軍司馬舊家風。總角知卿志膽雄。身殉一棺江水白。民歌五袴夜燈紅。全交資物辭張穆。報德功曹衞鄧融。吏治精明兵亦善。後來強寇避雲中。

志膽

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殮之吏以聞顯宗大怒范對言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褒臣曾祖丹臣祖也帝曰

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

一棺

始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西州平范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五袴

爲成都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功曹

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忠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語遂絶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雲中

還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

烽火日逼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遂望火多以為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六

東漢五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六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東漢五

北海敬王睦 齊武王孫北海靖王興之子卒謚曰敬

自古名高禍易臻丈夫求屈不求伸好惟犬馬甘韜跡
贊等龍蛇善愛身三盃琴樽千里聚十章書札九重珍
隨時顯晦深沉度勿衒瑰奇信可人

犬馬 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若此

千里

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

書札

睦能屬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耿恭

字伯宗弇從子明帝末以校尉屯西域章帝初年遷爲長水校尉後以謗免

孤城九死抗邊疆老大遭讒世故傷祇幸生還比蘇武
更無封事訟陳湯枯泉滴滴忠臣淚敗弩條條戰士糧
爲賦龍蛇增歎息。蔚宗史贊氣空揚。

九死

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老大

後恭薦竇固宜鎮撫涼部大忤於馬防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

蘇武

始恭至維陽司徒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

枯泉

先是恭以疏勒城傍有淵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潤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令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敗弩

恭在疏勒城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

龍蛇

范史論曰追誦龍蛇之章以爲嘆息按史記載晉文公返國賞

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有人懸書宮門以龍蛇爲喻

梁　鴻　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肅宗時隱霸陵山中後易姓名逃吳依皐伯通卒

五噫歌罷脫緇塵。誰識侯光自有眞。一去賃舂甘作客。
半炊熱竈不因人。家鄰俠烈要離傍。案對矜莊德曜親。
舊雨華陰高子隱。詩成伐木潔全身。

五噫　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
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
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賃舂　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
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

熱竈　始鴻少孤詣太學受業
同屏先炊已畢呼鴻及

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要離 既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德曜 初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入門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華陰 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慕恢兮爰集玆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鄧訓

字平叔禹第六子章帝時歷官護羌校尉卒官年五十三後和帝以后父追封謚曰平壽敬侯

艱難西北戰功成文學何堪老此生不。闕。胡。羌。眞。父。母。

能來禱祀卽神明闔門嚴整家貽範戎狄綏懷虜震名

予謚封侯身後事偏從外戚得光榮

西北 建初三年拜訓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

文學 訓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父母 訓爲張掖太守威惠並行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遂敗迷唐於鴈谷窮追至大小揄一種殆盡

神明 病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

疾病輒請禱永福

闈門

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外戚

其後和帝以訓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追封加謚

賈逵

字景伯平陵人明帝時拜爲郎章帝卽位遷衛士令和帝立累拜侍中領騎都尉以老乞歸卒年七十二

素臣學業闡春秋。頌獻蘭臺瑞應稠。白燕梁棲神雀集。黃龍井見彩麟遊。五經識語緣何附。一代儒宗隱爲羞。獨愛節高甘屢空。安貧無復笑長頭。

春秋

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

之說

神雀

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讖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日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扎使作神雀頌又時有鳳凰麒麟白虎黃龍白燕等瑞史官不可勝紀

讖語

逵言劉為堯後引左氏以證圖讖左氏遂得列於學宵

儒宗

花蔚宗論日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兩桓譚以不善識流七鄭興以遜辭僅兒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長頭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日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勛多智思似儻有大節後遠母營有疾帝欲加賜以梜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頹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日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厥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鄭宏

字巨君會稽山陰人明帝時舉孝廉拜為騎令遷淮陽太守四遷至章帝時為尚書

後爲太尉在位四年乞歸未許卒官臨殁悉還賜物敕妻子布衣素棺還鄉里

載薪風恤往來艱暮北朝南白鶴山已見齊夫迴地勢還聞僕射犯天顏取才勿限三河傑熄虐宜誅四極姦難得霜標逾鐵石燕然鉅碣力微孱

白鶴 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宏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宏還之問何所欲宏識其神人也日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見孔靈符會稽記

齊夫 宏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

犯顏 稍遷尚書僕射竇憲欲答烏孫使宏以爲不可章帝不聽小單于遂攻金城殺郡守上謂宏日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對日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其議

三河

上問宏欲三河三輔選尙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對曰虞舜生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産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敕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

四極

代鄧彪爲太尉四歲上書言竇憲姦惡貫天逵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喈深可歎息昔田氏纂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卯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死不忘忠顧陛下爲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望章上遺太醫占宏疾比至已卒以上三段皆出袁宏後漢紀而范史不載

郭躬

字仲孫潁川陽翟人明帝時爲郡吏辟公府章帝時拜廷尉和帝時卒官

東海于公壽永康律精小杜世傳芳心田澤廣歸仁恕肺石情平集善祥明主施恩竿閣綱刑官延慶笏盈牀

怨諸侵到庭堅祀就盡斯人决獄堂

東海 父宏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宏為决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宏所决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小杜 章懷註曰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刻深少子延年性寛厚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杜

仁恕 躬少傳父業後三遷至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寛平及典理官决獄斷刑多依矜恕

情平 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平令

施恩 躬議奏彭孫章事皆從恕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奏言亡命無慮萬人捕得獨不沾澤可皆勿笞以全人命帝善之即下詔赦焉

刑官 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剌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史論以為法家能慶延於世蓋由恕心用也

班固 字孟堅扶風平陵人彪長子和帝時歷官蘭臺令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後死於獄年六十一

亭伯焉能勝孟堅知臣似得好龍偏兩都賦歷三都選
前漢書洒後漢編繫獄奇災頻蠶室摩崖大筆勒燕然
箕裘鼎足標良史下有思康上馬遷

好龍 帝雅好文章自見崔駰所獻四巡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甯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繫獄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兢大怒畏竇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燕然 固嘗從竇憲擊匈奴至燕然山為作燕然頌勒諸山上以表憲功

箕裘 固承父彪學業

世掌國史猶司馬遷之繼其父談姚思廉之繼其父察也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章帝時歷官尚書令和帝時遷南陽太守徵入爲太僕晉司空卒官

勲閥弓高國史稱爲天喉舌獎賢能一書日下狠心懾
三劍雲端虎氣騰謀慮淵深鋒屢淬丰裁嶽峙隙難乘
志同鸇雀誅無禮漫肆譏評等郅鷹

一書 和帝幼沖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竇太后怒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 三劍 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

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爲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
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
故得獄時及憲凱旋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
椎成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
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尙書左丞王時
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爲城旦鶡雀廬
江周榮同抗竇憲故范史
贊曰棱榮同事君志同鶡雀

毛義 字少節廬江人章帝時爲安陽尉府檄守令後屢徵不起卒於家

漫侈東鄰養去聲用牲能甘菽水意存誠潔饈本爲慈親
屈捧檄何來志士輕名動帝廷須賞厚禮辭公府嘯歌
清紛紛車馬頻徵辟轉使榮華掩性情
東鄰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于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于

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本范史論

捧檄

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

頒賞

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鄉里

高鳳

字文通南陽葉縣人教授西唐山中章帝時舉直言不就

麥護鄰雞讀未休書聲遙和雨聲遒名儒邃學存心壹
高士消爭繞指柔農畝安閒躬遜讓巫家隱遯志優游
西唐教授猶前日漁釣清風一葉舟

名儒

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

消爭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農畝

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

巫家

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出

西唐

鳳嘗敎授於西唐山累年

漁釣

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明帝時歷官河南尹章帝即位累遷司徒和帝永元四年卒官

漫漫大雪臥柴門性不知寒曙色溫自與司空當國事屢彈元舅抗忠言乃情帝室常流涕加意人材匪市恩

須說書生謀葬地。三公厚德在兒孫。

大雪 始安居貧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孝廉

司空 其後安爲司徒時竇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以爲非社稷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憲黨旣盛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恥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乃情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按乃情帝室本范史論章懷註曰乃情猶竭情也

人材 始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

所不忍爲也聞

葬地

初安父殁母使安訪求葬地有者皆感激自勵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理楚獄以死自處所活者四百餘人世以爲厚德

任隗

字仲和南陽宛人明帝時官長水校尉章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歷官太僕光祿勳拜司空和帝四年卒

雲臺名將列星燦。獨有佳兒相漢廷。四。七。勳。賢。光。父。業。
九。重。倚。畀。作。邦。型。顧言兼欲銷烽火正色何曾懾震霆
十上奏書終不寤。徒靡國用到龍庭。

名將

父光與世祖破王尋王邑後屢立戰功列雲臺二十八將之次先封武成侯更封阿陵侯

邦

型
隗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
收養孤寡明帝聞之擢奉朝請章帝創位雅相愛
敬數稱其行隗義行內修不　鯁言　和帝即位大將軍
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竇憲秉權專作威
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
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
處正鯁言直
議無所回隱

孔僖 字仲和魯國魯人肅宗時官蘭臺令史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臨晉令

武廟才雄物議招夏侯勝後又紛鬻上書蒙闕臣辜赦
令史蘭臺帝澤邀聖有子孫言蓋世禮隆師傅德光朝
易林初筮知前定臨晉三年素旆飄

武廟 僖與崔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
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

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陰上書告二人誹謗先帝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

上書

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謂直說書傳實事並非虛謗謹詣闕伏待重誅

蘭臺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子孫

肅宗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陳謝帝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得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臨晉

久之由郎中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

卜予在縣三年卒官遺令朗葬

楊孚（字孝元南海人和帝時官議郎後遷臨淮太守）

腐鼠孤雛容贖罪永元初政遂開邊議郎憂國陳書日

上將登山刻石年安得公卿無奪服更教郡邑不言錢

清高風格炎洲表松柏河南暮雪天

永元（和帝年號）開邊（初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召憲切責曰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後憲內幹機密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憲懼分已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憲困自求北擊匈奴以贖罪從之）陳書（孚官議郎聞帝欲用兵匈奴上書諫止）登山（永元元年夏六月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奪服（永元

十二年荒旱令在廷議政令得失爭上疏有日令公
卿大夫罹父母憂不得去位而黎民孝悌力田反得
爵級非所以為民表儀也且郡邑侵漁不知紀極貨
賂通於上下治道衰矣宜詔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
喪而吏治必務廉平以
勸選舉之士帝從其議

松柏

乎家江嶺北岸嘗移雜
陽松柏種植宅前隆冬
輩雪盈樹人目其所居鄉為
河南見歐大任百越先賢志

班超

字仲升彪少子自明帝至和帝時歷官都
護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還拜射聲
校尉卒年
七十一

萬里封侯卅載間。胡笳聲裏夢刀鐶。弱齡投筆辭金闕
絕域遺書望玉關。燕頷身歸餘白髮。蠅營謗止遣紅顏
功成虎穴人俱老。故國曾看幾輩還。

封侯

超以三十六人平鄯善龜茲疏勒莎車于眞由是內附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投筆

家貧常為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日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久之除蘭臺令史

玉關

其後超自以為在絕域年老思土乃上疏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燕頷

先是超嘗詣相者日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日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白髮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言超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威信久著永元十四年八月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

蝘嘗

初李邑始到于賓而値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開之歎日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虎穴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本超語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章帝時仕郡爲功曹以諫諍不合去後辟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公車徵不行和帝時卒年七十餘

幾卷遺文服伯喈
異書疑與異人偕
崇閎差可劉揚匹
醕正終非賈董儕
論闡六儒經指授
言該百氏見胸懷
鯫生問孔原無識
誠說還嫌刺孟乖

遺文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

異書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乃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叮嚀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劉揚同郡謝夷吾薦充才學雖前世孟軻荀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

六儒

充幼聰明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百

氏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刺孟論衡中有問孔刺孟二篇識者嗤其謬戾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章帝時爲校書郎坐事徙北地和帝時徵拜郎中病卒

刑煩貢致震雷驚。薦詣蘭臺學業精。白虎人材聚東觀。黃龍經術繼西京。介鱗豈可衣裳易。退讓終由教誨成。二十萬錢猶被賜。君恩睠睠在儒生。

震雷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薦詣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白虎 肅宗時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黃龍 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會爲廉范游說坐徒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

介鱗 終嘗言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又言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退讓 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言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七國之禍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廖不納子豫果坐懸書誹謗下獄

賜錢 和帝永元十二年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張　酺　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明帝時除爲郎肅宗初擢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爲東郡太守和帝初入爲河南尹遷太僕進太尉免歸復拜光祿勳進司徒卒官

優於禮貌吝於官師傅思辭太守難慈父田間歎詣闕
明君郡內講臨壇戚權屢抗終開網吏節能伸爲振冠
風有史魚多諫正留將儉德後人看

師傅　酺入授皇太子經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章帝即位擢官數月出守東郡酺力辭不許乃之官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由東郡太守遷魏郡太守

慈父　酺後歷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

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

戚權

爲魏郡太守時執金吾竇景欲報私讐於郡人鄭據酺執正之爲河南尹時竇景家人橫行市里怒酺部吏楊章等六人欲陷之酺上言其狀乃免

開網

會竇氏敗酺獨言夏陽侯竇瓌每存忠善宜裁加寬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還封就國

表節

爲東郡太守時郡人有王青者祖文佐翟義起兵義敗餘衆悉降文猶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後以身衛太守而死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酺復舉其子

諫正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儉德

酺病危勑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槀蓋廡施祭

謝夷吾

字堯卿會稽山陰人章帝時舉孝廉爲壽張令遷荊州刺史鉅鹿太守左轉下邳令

卒官

元。龜。隆。棟。伯。魚。推。王。佐。英。資。藝。術。該。早。有。績。謀。膺。特。薦。
徇。敎。方。技。掩。奇。材。四。科。九。德。輝。前。典。七。曜。三。辰。朗。上。台。
官止下邳傷脫屣道長運短玉山隤

伯魚 少爲郡吏太守第五倫甚禮信之擢爲督郵及倫作司徒使班固爲文薦夷吾曰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立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納紹公儀之操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宏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

方技 夷吾列范史方術傳

七曜 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亦薦疏中語

下邳 夷吾後以行春乘柴

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

崔駰 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章帝時末仕和帝時官長岑長卽告歸永元四年卒於家

四巡鸞輅頌卷阿
屣履迎門上客過
帝愛揚雄文似者
人如李廣數奇何
高才憎命鴻篇富
盛寵羅殃鯁論多
車騎若能親國士
長毅崇號奉恩波

四巡 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

屣履 帝謂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駰乎試請見之駰由此詣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奉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揚雄 始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或譏其太元靜將以後

名失實駰擬揚雄解數奇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
嘲作達旨以答焉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
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鴻篇駰著
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不果詩賦
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盛寵憲女弟立為皇后賞
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賜累積寵貴日盛自
王主及陰馬諸鯁論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納詔
家莫不畏懼命駰獻書誡之曰生而富者驕
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末之有也豈可不
庶幾夙夜以永眾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及
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後
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
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崇號竇憲封冠軍侯邑二萬戶
稍疏之出為長岑長故史論以為裂膏賕享宗
號

周磐

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和帝初
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思母棄

官及母歿三辟皆不出卒年七十三

簡標堯典師恭讓篇誦周詩就孝廉干數生徒山共仰
三城尸祝澤齊霑養和鉛汞浮榮卻飭行珪璋素志恬

同郡高賢稱蔡順事編傳末二難兼

堯典 安帝建光元年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吾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周身之斂形懸封懽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並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

周詩 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干數 居喪幾至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

三城 嘗為任城長遷淮南郡陽夏令復遷渤海郡重合令頻歷三城

皆有惠政

養和 磐謂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已殁奚從物何爲遂不應有道徵

飭行 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尙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

蔡順 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猝至母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逼其舍順抱柩號哭叫天火越燒它室太守韓崇召爲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章帝時舉孝廉遷圉令免歸徵拜博士進侍中和帝即位擢監羽林左騎還射聲校尉復官至侍中卒

既○臻○鸞○鳳○集○麟○龍○嘉○穀○滋○生○瑞○露○濃○樂○謝○夔○襄○多○嘽○緩○

禮紛秦漢失雍容天時自合專家創人意焉能作舍從

可笑二張無特識刑誅妄議及儒宗

鸞鳳

章帝元和三年復下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并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師奚斯頌魯考甫詠殷之意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

夔襄

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皐蘇而制令亟易本史論

專家

父充傳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宜自制禮樂以示後世帝然之後拜侍中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父業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作舍

褒既陳制改之意章帝召問元武司馬班固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

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二
矣乃召褒詣嘉德門命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張

和帝永元四年太尉張酺尚書張敏奏褒擅制漢
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
行

儒宗

褒博物識古
為儒者宗

李恂

字叔英安定臨涇人章帝時拜侍御史充
州刺史遷張掖太守免官和帝復徵拜謁
者領西域副校尉遷武威太守
後又坐事免歸卒年九十六

清哉牧伯席羊皮饋卻三公老不移北狄山川經手寫
西羌田舍脫身羈金銀香罽輕珍寶阿柄神叢絕禮遺
橡實自資過大耋奚須仙藥採靈芝

羊皮

為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
羊皮服布被歷官有威重名

三公

最後免官
步歸鄉里

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餽糧悉無所受居新安拾掾實以自資年幾近百歲北初辟司徒桓虞府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狄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除刺史

金銀

竇憲既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敬恂威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香罽

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

禮遺

始大將軍竇憲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

張霸

字伯饒成都人和帝時歷官會稽太守遷侍中卒年七十門人私謚憲文

彬然合禮張曾子七歲經通世震名門外宅皆求學侶

郡中路有讀書聲月虧日炅當官省戟棄矛捐劇盜清説士內甘辭不答。朝廷終得用儒生。

會子 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會子

七歲 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求學 其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書聲 為會稽太守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日炅 在越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戟棄 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甯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內甘 用李充對鄧騭事

不答 後徵四還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

名行欲與爲交覇遊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爲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明帝時襲父侯爵拜侍中章帝時徙封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司徒卒官

東海陽狂逢鮑駿西山高讓怪丁鴻掛廬縗絰私恩誤拜命衣糧博士同爵徙馬亭前世澤經譚虎觀大儒風無雙譽想當時重戚黨收權亦諫功

鮑駿

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

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令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
基可謂智乎鴻感初鴻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
悟垂涕乃還就國縗絰不報既葬乃掛縗絰於冢廬
而逃永平十年詔徵鴻即召見說文侯之命
去衣槿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馬
亭元和三年徙虎觀先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
封馬亭鄉侯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
定五經同異於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北宮白虎觀無雙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
雙丁諫功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
孝公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極諫以為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疆不疆
則幸牧縱贊書奏十餘日帝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
縱憲及諸
弟皆自殺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和帝時拜侍御史進
尚書出為濟南王傅遷汝南太守坐免復

為中郎將又坐免卒於家

比干陰德大門閭六世忠陳柱下書元甲朱旗彈遠略
雕甍畫棟劾新居曾從虎衛捜推刃且向鮦陽理築渠
竇氏唯瓌稱謹愼子徵何至累嘉譽

比干 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正持法務仁恕數與張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按何氏家傳云有神嫗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言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柱下 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本史論謂樂恢及敞也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

新居 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又召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極諫言宜卹民之困

推刃 先是竇憲令人刺殺宗室都鄉侯暢

於城門屯衛之中傚時辟太尉宋由府說後爲
由請獨行案於是推舉得實京師稱其正鮦陽汝南
太守脩理鮦陽舊渠墾田增三實氏及竇氏敗有司
萬餘頃吏民共刻石頌功德奏傚子與夏陽
侯瓌厚善
坐免官